

人文經典新讀

中國人的精神

辜鴻銘 /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作者簡介

辜鴻銘

1856—1928，名湯生，字鴻銘，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又別署為漢濱讀易者、冬烘先生，人稱「清末怪傑」。出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在歐洲學習成長，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西亞等 9 種語言，獲 13 個博士學位，後精研中國文化，學博中西，是清朝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

他是中國最早將儒家經典向西方推介的翻譯家，曾翻譯「四書」中的《論語》《中庸》和《大學》三部，並著有英文著作《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熱衷於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卓越貢獻。

目錄

序言 ...001

導論 好公民的宗教 ...016

中國人的精神 ...025

中國的婦女 ...075

中國的語言 ...095

約翰·史密斯與中國 ...105

一個漢學家 ...113

中國學問之一 ...120

中國學問之二 ...128

附錄一 暴民導致的戰爭問題及其出路 ...135

附錄二 辜鴻銘論中國及其文明 ...151

為吾國吾民爭辯書 ...151

為了中國的善治 ...163

文明與無政府狀態 ...186

中國文明的歷史發展 ...202

東西文明異同論 ...212

中國古典的精髓 ...223

附錄三 辜鴻銘其人其事 ...227

記辜鴻銘 胡適 ...227

回憶辜鴻銘先生 羅家倫 ...233

北大感舊錄·辜鴻銘 周作人 ...239

中國遊記·辜鴻銘 [日]芥川龍之介 ...243

辜鴻銘訪問記 [英]毛姆 ...245

序言

本書的意義，是想闡明中國人的精神，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中國文明的價值。依我看來，對於一個文明的評估，我們應該關注的不是基於這個文明所建造出來的宏偉城市，華麗寬廣的街道；也不是其所創造出的精美適用的傢具、工具、儀器；也不關乎其所擁有的學術、藝術還有科學發明。要評價一個文明所能含有的價值，關鍵要看它影響了甚麼樣的男人、女人。其實，人的類型，男人、女人就是文明的產物，代表了一個文明的本質和特性，還有它所具有的靈魂特性。如果說男人和女人揭示了這個文明的本質、個性和靈魂，那麼，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語言則揭示了男人和女人的本質、個性和靈魂。正如有句法國諺語講道：「風格即其人。」因此，我以中國人的三個角度來分析：真正的中國人，中國婦女，中國語言——作為本書的前三章，以此來說明中國文明的精神並揭示其所蘊含的真正價值。

對於中國人的精神，我還有另外兩篇作為這個論題的補充。這兩篇文章來揭示在中國文明研究問題上被視為權

威的一些外國人，他們為何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的語言。寫過有關中國人性格一書的約瑟·史密斯，在我看來他就不會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因為，從一個美國人的角度出發，他無法深入地理解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翟理士博士，外界認為他是真正的漢學家。依我看，他也並不真正理解中國的語言，因為，一個英國人，他不夠博大——他缺乏哲學家的遠見以及作為一個學者應有的深邃。本來我想把以前寫的談到布蘭德和拜克豪斯著名的關於清皇太后的著作的評論文章收入本書，可惜沒有找到該文章的複件。¹此文應該是發表在四年前的上海的《中國評論》報上。那篇文章中，像布蘭德和拜克豪斯那樣的人，他們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國婦女——中國文明孕育出的最高貴的女人典範，清朝皇太后。因為布蘭德和拜克豪斯這類人不夠淳樸，不夠率真，過於精明計較，有些像現代人那樣，擁有的是扭曲了事實的理智²。實際上，想要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你必須具備深邃、博大和淳樸的基本特性。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個本質就是：深邃、博大和淳樸。

無須多言，美國人想要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是困難的，因為從本質上來說，美國人博大、淳樸，但不深

1 此處指由布蘭德(J.O.P. Bland)和拜克豪斯(E. Backhouse)合著的《慈禧太后傳——英國人眼中的慈禧太后》(*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於1911年在倫敦首次出版。
——編者

2 孟子說：「我憎恨你們這些聰明人總是歪曲事實。」(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孟子·離婁下》)——原註

邃。英國人也無法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因為從本質上來說，英國人深邃、淳樸，但不夠博大。德國人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是因為從本質上說來，德國人，特別是有些教育基礎的德國人，深邃、博大，但不淳樸。在我看來，法國人——正是法國人，基本上能夠理解，相對來說還是最好地理解了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³ 可以理解，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生的深邃，沒有美國人那般心靈的博大，更沒有英國人心靈上的淳樸，但法國人，可以說擁有一種遠勝於以上各國人的獨特思想品質——細膩，因為這種品質比別的任何東西更有助於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在此，我想重申一下，除了前面提到的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的三個特性，我還要加上另外一個，也是中國人的主要特性，即細膩；在很大程度上說，很難在別的地方再找到除古希臘及其文明以外的這種細膩了。

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如果要深入研究中國文明，美國人會變得深邃；英國人會變得博大；德國人會變得淳樸。依我之見，通過學習中國文明，學習中國的著作和文學，美國人、德國人、英國人都將獲得一種精神特質；是一般來講，他們學不到中國人的獨特氣質，即細膩。因為法國人的特有氣質，通過學習中國文明，法國人將得到所有的深邃、博大和淳樸，以及比現在更精緻的細膩。由此，我

3 歐洲介紹中國精神文明最好的著作是 G.E. 西蒙的《中國城》，他曾是法國的駐華領事。劍橋的洛斯·狄金森教授曾經對我說，正是這本書激發了他寫出了那本著名的《有個中國人的來信》一書。——原註

相信，學習中國的典籍和文明，對歐洲人和美國人都是大有益處的。因此，我在本書中又加入一篇《中國語言》——關於學習中國語言的一個概述。這正好是 30 年前，我從歐洲回來時，想要下決心開始學習自己國家文明的時候為自己制定的。但願這個學習中國語言的程序對那些想要學習和研究中國語言和中國文明的人有所幫助。

結尾，我選入了一篇關於時政的文章作為附錄，這是一篇關於戰爭與出路的論文。眾所周知，談論時政是有危險的，但我之所以這麼做，就是因為這可以證明中國文明的價值。我想表明的是，學習和研究中國語言、中國典籍和中國文學不僅僅是漢學家的愛好。事實上，還有一點我想要說明，學習和研究中國文明有助於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戰爭問題，並把歐洲文明從崩潰的邊緣拯救出來。

這篇文章裡，我試圖揭示導致這場戰爭的根源——道德因素。因為，除非戰爭的真正原因被道德理解並修正，否則就無法找到戰爭的出路。這篇文章我嘗試揭示，戰爭的道德因素是德國的強權崇拜和英國的群氓崇拜。相對於德國的強權崇拜來說，我更強調英國的群氓崇拜，因為從客觀的角度出發，我認為正是由於英國的群氓崇拜，導致了德國的強權崇拜。事實上，整個歐洲，導致了現在人們痛恨、譴責的殘暴的德國軍國主義的根源就是英國的群氓崇拜。

我首先要在這裡提出，德國人的道德水準，他們對正義的熱愛，由此產生的對非正義的憎恨，以及對所有混亂

和分裂的同等憎恨，促使德國人信任並崇拜強權。任何熱愛正義的人，都會傾向於崇拜和信任強權。比如蘇格蘭人卡萊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卡萊爾具有德國人的道德秉性，就是對非正義的憎恨。我之所以說英國的群氓崇拜導致了德國對強權的崇拜，正是因為德國對非正義、混亂和分裂的憎恨導致他們對英國的群氓、群氓崇拜和群氓崇拜者的憎恨。當英國的群氓、群氓崇拜的政客在非洲發動布爾戰爭時，德國人天生的對英國的非正義崇拜行為的痛恨⁴，促使德國人願意做出重大犧牲，整個德國甘願以錘鐵來建立海軍去打倒英國的群氓、群氓崇拜和群氓崇拜者。事實上，可以說德意志民族發現自己在歐洲被英國慫恿的群氓、群氓崇拜和群氓崇拜者四面包圍時，就已經使得德國人更加相信強權，使德國更加相信崇拜強權是拯救人類的唯一手段。可怕的是德國的強權崇拜起因於對英國的群氓崇拜信仰的憎恨，進而一步步發展成為現在人人痛恨譴責的、殘暴恐怖的德國軍國主義。

所以我重申，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的群氓崇拜和群氓崇拜信仰，導致了德國的強權崇拜主義，進而發展成為今日歐洲反常的、殘暴恐怖的德國軍國主義。因此，如果英國，所有的歐洲諸國以及美國人民想要消滅德國的軍國主義，他們就必須首先制止本國的群氓、群氓崇拜者和群

4 德國皇帝給克留格爾總統的那封著名電報，表現了擁有道德稟性的真正德國精神的憤慨本能。這種憤慨驅使他們反對英國的約瑟夫·張伯倫及其倫敦佬階級，反對這些操縱布爾戰爭的人。——原註

氓崇拜信仰⁵。今日，對於歐洲和美國，也包括日本和中國，那些喜歡談論和嚮往自由的人們，我冒昧告知，要想獲得自由，真正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循規蹈矩，是學習如何正確地約束自己。我們看一下革命前的中國，沒有牧師，沒有警察，沒有地稅等等諸如此類的讓歐美人苦不堪言的煩惱——中國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民族享有更多的自由。就是因為中國人循規蹈矩，知道如何正確地約束自己，知道如何做個好公民。但是革命以後呢？中國的自由少了很多，為何？因為現代盲目的、新潮的中國人、留學歐美的歸國學生，從上海的歐洲群氓那裡學到如何行為不拘，不好好做公民，而是群氓——被英國外交官和由英國人掌控的海關稅務司慫恿、縱容和崇拜的群氓⁶。為何提起這些，實際上，我要說的是，如果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想要制止德國的軍國主義，他們就必須得把本國的群氓管理好，應該讓本國的群氓正確地約束自己。也就是我要說的，他們必須糾正本國的群氓崇拜信仰。

雖然，我說德國的強權崇拜和德國軍國主義是由英國

5 孔子對弟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然而英國貴族與中國的滿族貴族一樣，現在沒有能力反抗英國的群氓和群氓崇拜者。但我必須要說，就我所知，沒有一個英國貴族加入群氓的隊伍，並在戰爭中大聲號叫，這是值得褒獎的。——原註

6 為了說明中國留學生已變成群氓，我要提及去年北京的某些歸國留學生給《京報》寫信一事。這份報紙是由一個名叫陳友仁的聰明中國人主編的。他曾公開威脅要組織和發動一場對我的《中國婦女》一文中批評新中國婦女的觀點的圍攻。他是一場有預謀的流氓行動的慫恿者，現在卻是中英友誼社的重要成員。這個友誼社受到英國使臣和海關總稅務司的庇護！——原註

人的群氓崇拜所導致的，但是我必須同時指出，從客觀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我認為戰爭的主要原因還是德國人的軍國主義，然而傷害最深的還是德意志民族。

為了讓大家理解這個問題，我首先要說明一下德國軍國主義在歐洲的發展歷史。在宗教改革運動和 30 年戰爭後，具有道德水準的日耳曼種族，因為他們熱愛正義，憎恨非正義，憎恨所有的混亂和無序分裂，德意志人民以軍國主義作為手中的利劍，成為歐洲文明的捍衛者。換言之，他們為維護歐洲的秩序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實際上可以說歐洲的道德秩序掌握在德國人的手中。在宗教改革之後，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克大帝，像英國的克倫威爾一樣，開始舉着德國軍國主義大旗來維護歐洲的道德秩序，雖然沒有控制整個歐洲，但至少是成功地維護了歐洲北部的秩序和統一。在弗里德里克大帝死後，他的繼任者不知道該如何利用德國軍國主義之劍來保衛歐洲文明，事實上，他們不適合掌控整個歐洲的道德權力。這樣的最終結果只能是，整個歐洲，甚至是德國的上層建築最終都變成文明偽裝下的憎恨的無底深淵。終於，苦難的歐洲人民，本性淳樸的法國人不得不舉起了反抗霸權主義的大旗。起義反抗的法國百姓很快就變成一群無畏群氓，但是他們找到了一個強有力的領袖——拿破崙·波拿巴⁷。在他的領導下，群氓掠

7 愛默生憑藉他非凡的洞察力指出：「把拿破崙送到聖赫勒拿島的，不是戰場上的失敗，而是暴發戶心理，他卑鄙的野心——要同一個真正的公主結婚並建立一個王朝的卑鄙野心。」——原註

奪、兇殺、踐踏、蹂躪了整個歐洲，直到歐洲其他國家團結起來，在以軍國主義為核心的德國帶領下，在滑鐵盧結束了這個偉大領袖以及他所帶領的政權。在此之後，歐洲的道德霸權本應該回到德意志的脊樑——普魯士人的手中，但是，在建立起來的奧地利王朝中，卻被其他民族對此所產生的忌妒所阻止。結果由於缺乏德國的道德與軍國主義領導，歐洲文明又一次在 1848 年被群氓的起義給瘋狂地破壞了。日耳曼民族的精華普魯士人，又一次舉起了道德與軍國主義霸權之劍拯救了歐洲、歐洲王權，以及歐洲文明。

但在重新建立起來的奧地利帝國，其他種族再起妒意，不允許普魯士人接管歐洲的道德霸權。為此，1866 年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鐵血宰相俾斯麥及普軍總參謀長毛奇用武力消除了其他人的妒忌，德國才重新領導了歐洲的道德霸權。在路易·波拿巴在法國做皇帝時，他不像他叔叔拿破崙那樣做個領袖，而成為群氓中的騙子，或者按愛默生的說法，他是一個成功的小偷。他教唆巴黎的群氓試圖奪取德國掌握的歐洲道德霸權，結果，威廉一世手持德國軍國主義利劍，在色當征服了這個可憐的小偷和騙子。然而那些洗劫燒光的巴黎普通百姓家園的，不是德國軍國主義，也不是德國人，而是他們所信任的群氓和群氓騙子。1872 年以後，不但歐洲的道德霸權，而且歐洲的現實政治最終轉移到了德國人手中，他們用靈魂中的日耳曼種族道德水準，手持軍國主義利劍壓制群氓，維護了歐洲和平。

由此，歐洲自 1872 年到現在擁有了 43 年的和平，那些辱罵和譴責普魯士軍國主義的人應該明白，正是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拯救了歐洲，歐洲現在的態度應該是感激而不是辱罵和譴責。

上面，我反覆對德國軍國主義歷史進行了描述，只是為了說明，我並不是對德國人有偏見才說出下面要說的話——這場戰爭真正的直接責任主要是他們，是德國人民和德意志民族而不是別人。為甚麼我要說這場戰爭真正的直接責任主要在德國人民和德意志民族而不是別人？因為權力和責任是並行的⁸。

我提到過，德國人對非正義的憎恨、對正義的熱愛、對混亂和分裂的憎恨，使得他們信任和崇拜強權。我想說的是，對非正義的憎恨，對混亂和無序的憎恨，當這些感情過於強烈，達到一定的程度時，也就變質成了一種非正義，一種能量可怕的非正義，以至於比混亂和分裂來得更加罪惡和錯誤。古希伯來人——那個帶給歐洲人知識和對正義的熱愛的民族，正是這種對正義的熱愛所導致的對非正義的過分憎恨，強烈的、狹隘的、固執的、刻板的對非正義的極度憎恨，毀滅了他們的國家。耶穌基督，就像馬修·阿諾德所表達擁有最高理性的救世主，曾經告誡他的人民說：「記住，要溫和、謙卑，你們的心靈才能平和。」他就這樣想把他的人民從這種對非正義的憎恨中拯救出

8 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莎士比亞說：「擁有巨人的力量是偉大的，但像巨人那樣濫用力量是殘暴的。」——原註

來。但是猶太人不聽他的，非但不聽，而且更加猖狂地加以迫害。最後的結果是，猶太國滅亡了。接下來歐洲文明被羅馬人守衛着，基督也曾告誡過他們說：「崇拜武力的人必將毀於武力！」⁹但是羅馬人同樣也不聽他的，他們同意猶太人的看法，把他釘在了十字架上。因此，羅馬帝國和古老的歐洲文明得到了和猶太人一樣的結果，隨之毀滅消失。這裡，我想借用一句歌德的話：「學會對罪人溫和，對犯人仁慈，對野蠻人有人性，人類一定經歷了很漫長的時間。最先教導，並為實現這種可能而獻出生命的人，一定是具有神性的。」

按照這位偉人歌德的話，我想呼籲德國人民和德意志民族：除非他們找到了改變自己對非正義那些狹隘、固執、刻板、過分憎恨的辦法，除非他們拋棄對強權的絕對信任和崇拜，否則，德意志民族，將會像猶太國一樣毀滅，而需要守護的歐洲文明，也會像其他古代歐洲文明一樣崩潰、消失。我想說，正是過於強烈的、狹隘的、固執的、刻板的對非正義的憎恨，讓德國人和德意志民族過分地信任和崇拜強權，正是對強權的絕對信任和崇拜使德意志民族、德國外交官、德國官員和德國人，在對待別人的行為上顯得輕率無禮。我有位德國朋友曾要我拿出德國崇拜強權、輕率無禮的證據。這個無須多言，只要指出北京的克林德碑給他們看就可以了。北京的克林德碑是德國強權崇

9 這裡指的是那些依賴和只信仰物質殘暴力量的人，或像愛默生所說的搞滑膛槍崇拜的人。——原註

拜、外交事務無禮的紀念碑¹⁰。正是以克林德碑為明證的德國的強權崇拜，德國的外交無禮，讓俄國沙皇憤言：「這一切我們忍了七年了，是該結束了。」而後熱愛和平的沙皇和歐洲最優秀、可愛、高尚的人民——俄國人，因為德國人的外交無禮而站在了英國和法國的群氓和群氓崇拜者一邊，並簽訂了三方協議，俄國甚至站在了塞爾維亞的無政府群氓這邊，於是戰爭爆發。歸根結底，德國外交、德國人和德意志民族的無禮，是導致這場戰爭的直接原因。

所以我說，如果德意志民族，歐洲文明真正的、公正的、合法的衛士，不想被毀滅並且試圖拯救歐洲文明，德意志民族、德國人就必須要想辦法糾正掉他們對非正義的強烈的、狹隘的、固執的、刻板的憎恨。事實上，這些正是導致他們輕率無禮的、對強權的絕對信任和崇拜的根源。不過，德意志民族和德國人民怎樣才能找到他們消滅這些頑疾的方法呢？我想，德意志民族、德國人，可以在他們偉大的創作者歌德那裡找出答案。歌德說：「世界上，和平的力量只有兩種，就是禮和義。」

這裡提到的禮和義，即 *das Recht und die Schichlichkeit*，

10 庚子事變期間，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狂熱士兵中的一個瘋子意外殺死。作為對這種瘋狂行為的懲罰，德國外交官堅持要在北京城的主街豎立克林德紀念碑，從而在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額烙下一個永久的恥辱印記。已故的喀希呢公爵在庚子事變爆發前恰好任俄國駐華公使，他曾在會談中對美國記者說：「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然而英國和德國使臣的無禮行為，尤其是駐北京的德國使臣的無禮行為，實在讓人無法忍受。」——原註

是孔子教導我們中國人做一個好公民的宗教精華。禮，更是中國文明的點睛之筆。希伯來文明教導歐洲人義的知識，但沒有教導禮法，希臘文明教導歐洲人禮法，但沒有教導正義。而中國的文明同時教導了中國人禮和義（**das Recht und die Schichlichkeit**）。歐洲人以猶太人的《聖經》為藍圖建立了現代的歐洲文明，教導歐洲人愛正義，做公正的人，做正確的事。但在中國四書五經這部中國的聖經中，孔子也為我們中國人留下的文明設計圖，同樣教導我們愛正義，做公正的人，做正確的事，不過這裡面補充道：「愛正義，做公正的人，做正確的事，一定要合乎禮法。」簡單地說，歐洲宗教教導「做好人」，中國信仰卻說「做個識禮的好人」。基督說：「愛他人。」可孔子則教導：「愛要以禮。」這種愛義重禮的信仰，即我講的關於如何做好公民的宗教，我想它是歐洲人，特別是想要結束戰爭的各國人民，用來拯救歐洲文明，拯救世界文明的一種新宗教。這時，我們會發現這種宗教，就在中國文明之中。因此我試圖在本書中解釋並揭示其價值——中國文明的價值。我是希望所有受過教育、能夠嚴謹思考的人，通過本書，可以深刻地理解這場戰爭的道德根源。因為理解了這場戰爭的道德根源，會有助於結束這場史無前例的殘暴的、野蠻的、無益的、恐怖的戰爭。

如果我們想結束戰爭，首先應該消除當今世界的群氓崇拜和強權崇拜，正如我所說的，這是戰爭的根源。可是，要想消滅群氓崇拜思想，就需要我們從日常生活，從我們

的一言一行中做起。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應該先去考慮私利，而是要從歌德所說的那個「義」去考慮。孔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我認為，要消滅世界上的群氓崇拜，就必須要有不計私利，拒絕加入群氓的勇氣。伏爾泰有句話說：「好人的最大悲哀就是懦弱。」我認為，正是我們的自私和懦弱，引發了今日世界的群氓和群氓崇拜。因為自私讓我們過多地去考慮私利，而不是正義，而懦弱更讓我們害怕以自身來抗拒群氓。人們總說今日世界主要的敵人和威脅是德國軍國主義，我認為是我們的自私和懦弱。自私和懦弱兩者結合在一起，成為現在的重商主義。

綜上所述，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特別是英國和美國，它們的重商主義精神才是當今世界的真正敵人。我認為，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敵人是我們自身的重商主義精神，而不是普魯士軍國主義。正如我所說的，重商主義，這一自私和懦弱的結合，導致了群氓崇拜信仰。而為了反制英國的群氓崇拜信仰導致了德意志民族的強權崇拜信仰，以至發展成為德國軍國主義，這種種一切因果最終導致了這場戰爭。所以我說這場戰爭的根源，不是軍國主義，而是重商主義，是我們自私和懦弱的結合。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結束戰爭，我們首先要消滅重商主義精神，克服自私與懦弱。簡而言之，我們必須首先想到義而非利益，並有勇氣去抗拒群氓。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制止群氓崇拜和群氓崇拜信仰，才能結束這場戰爭。

只要我們能消滅暴民崇拜，就會很容易制止強權崇拜並制止德國普魯士的軍國主義。要制止強權崇拜，制止這個世界的普魯士軍國主義，我們只要記住歌德所說的另外一個詞「禮」，考慮如何合理合法地做事，也就是正確做事。因為強權崇拜式軍國主義，對知道如何遵守規矩的人無計可施，而且會很快意識到自己無所事事。這就是一個宗教能教好公民的本質，這是中國文明的秘密，同樣也是德國人歌德給予歐洲人民現代文明的秘密，它就是：不可以暴制暴，要以德服人。事實上要清除暴力以及世界上任何非正義的事情，不是靠暴力，而是靠言論的正確引導和循規蹈矩地行事。也就是以正確的「禮」和「義」來約束自己。¹¹ 這是我要在書中加以闡明和解釋的中國文明的精髓和靈魂，也就是中國人精神的本質。

最後，我想引用法國詩人貝朗熱的一首小詩，我認為非常適合現在的情形。這也是我在中國義和團之變後寫的《總督衙門論文集》一書的結尾：

我看到和平已經慢慢地降臨，
金色的麥穗花被她撒向大地：
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
讓人驚魂的戰爭霹靂被她抑制。
她說，啊！大家都是好人，

11 孔子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原註

英、法、比、俄、德人
共同組成一個神聖的同盟，
大家拉起手吧！

辜鴻銘

1915年4月20日於北京

導論

好公民的宗教

難道這樣做有甚麼不對嗎？群氓，我們不得不愚弄他們；

看啊，他們多麼笨拙、野蠻！看啊，他們多麼愚蠢！

在你愚弄他們的時候，他們笨拙又愚蠢，唯有正直與忠誠，才能使他們煥發人性。

——歌德

現在的這場大戰已經吸引了整個世界的注意。但是我認為，這場戰爭自身應該使那些認真思考的人把他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文明這個大問題上來。一切文明都起源於對自然的征服，通過征服和控制自然界中令人恐怖的物質力量，使得人類不受其傷害。今天，現代歐洲文明已經連續成功地征服了自然，而且至今沒有其他任何文明能夠達到這一點。但是，這個世界中，還有一種比自然中這種恐怖的物質力量更為強大的力量，那就是蘊藏在人心中的激情。人類無法控制的激情給人類帶來的傷害，已經遠遠超出自然的物質力量給人類帶來的傷害。因此，在人類的激

情這種可怕的力量能夠得到正確的調節和控制之前，很明顯是不可能存在甚麼文明的，甚至連人類的生存的可能性都沒有。

在人類社會的初期，人類就必須用自然的物質力量來控制和壓抑人類的激情。這樣原始部落就純粹受制於自然的力量。但是隨着文明的發展，人類發現了一種更為有效的掌控人類激情的力量，這就是道德的約束力。在過去的歐洲，能夠抑制和掌控人類激情的道德力量是基督教。但現在，這場可怕的戰爭面前，基督教的道德約束力彷彿已經不能再掌控歐洲。所以在沒有一種有效的道德力量去約束和控制人類激情的情況下，歐洲人只有再次利用自然力量對歐洲文明加以維護。這的確就像卡萊爾說的那樣：「混亂的無序狀態，又加上了一把來福槍。」這種利用自然的力量來維持文明秩序的方法最終變成了軍國主義。實際上，今天歐洲是缺少一種有效的道德力量，所以才需要軍國主義。但是如果他們選擇軍國主義，他們的文明也會由於戰爭的浪費與破壞而消逝；如果他們遠離軍國主義，又面臨着毀壞他們文明的無序和混亂狀態，因此，歐洲人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然而，英國人站起來說，他們打算擊潰普魯士的軍國主義，而且基希勒伯爵相信，他只要有 300 萬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英國軍隊就可以撲滅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大火。但是我看，一旦普魯士的軍國主義之火被撲滅，另外一個軍國主義——不列顛軍國主義，將會接着產生，而它也必定會被另一個軍國主義給撲滅。如此，可以

看出這是一條惡性循環的不歸路。

話又說回來了，這真是條不歸路嗎？不，我相信出路肯定會有。美國人愛默生在很久以前曾經說過：「我能夠輕易地看到權力崇拜者的破滅，縱然偉大人物多是強權崇拜者，事實正如上帝的存在一樣；但是以暴制暴不能解決問題的本質，唯有愛與正義才能夠產生一場徹底的革命。」如今，歐洲人如果真的想要消滅軍國主義的話，那就只有一條路，即愛默生所說的愛與正義，而不是以暴制暴。那就是道德力量。只要一種有效的道德力量，軍國主義就不會存在。但是現在，基督教作為一種道德力量在歐洲已經不再有效，但是，歐洲人去哪裡尋找這樣一種能夠代替軍國主義的新的道德力量呢？

這個答案，我認為，歐洲人將在中國，在中國的文明中找到。這種能夠使得軍國主義成為多餘的道德力量就是做好公民的信仰。當然有人會對我說，「中國同樣有戰爭啊」。確實，中國也有戰爭，但是，自從孔子以後的許多年，在歐洲所見到的那種戰爭我們中國人就沒有發生過。在中國，戰爭是偶發的；但在歐洲，戰爭成了一種必然。我們中國也可能會發生戰爭，但我們不會生活在不斷的戰爭陰影之下。事實上，就我來看，歐洲現在無法忍受的一件事情不是戰爭，而是每個人常常會擔心他的鄰居一旦像他一樣足夠強大後，會來掠奪甚至殺害他，所以他必須武裝自己，要不就是雇用一個武裝警察來保護自己。這樣看來，歐洲人身上的重擔不是戰爭，而是不斷地武裝自己，

運用自然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必然結果。

今天在中國，由於我們中國人有好公民的信仰，因此所有人不會覺得需要用原始本性來保護自己，他們甚至很少需要通過國家機關的力量來保護自己。在中國，一個人的鄰居為他提供一種含有正義感的保護，對他的這種保護是同類時刻服從道德義務感而自覺提供的。的確，在中國，一個人不覺得需要用原始的野性來保護自己，因為他們每人都意識到公理與正義的力量比任何自然力量更高，因此道德義務是每個人都認為必須服從的。現今，如果所有的人能夠一致地意識到公理與正義高於自然力量，都同意道德義務是不得不服從的東西，那毫無必要運用自然力量了；那樣的話，軍國主義就不存在這個世界上了。當然，在任何一個國家還是會有一小部分人，如犯罪分子，還有在這個世界上殘存的暴徒，他們永遠不會或無法意識到公理和正義的力量是高於自然力量的，不會也無法意識到道德義務是必須服從的東西。所以，為了制止犯罪和暴徒，世界各地還是需要存在一些以暴制暴的軍國主義和武裝警察的。

但是，人們會問我說，你怎樣才可以讓人類認識到比自然力量更高的是公正與正義的力量呢？我認為，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是讓人們確信公理與正義的有效性，讓他們相信公理和正義是一種力量，事實上就是讓他們相信善良就是一種力量。可怎樣才能實現這一點呢？好，我來告訴你，其實要做到這一點，在中國，善良信仰是在每一個孩子剛

會學習的時候就開始教導他們的「人之初，性本善」。¹²

今日的歐洲文明之所以存在本質上的謬誤，在我看來，就在於它對人性觀念錯誤的認識，這就是性惡論的觀念。正是由於這一錯誤觀念的存在，強權一直是整個歐洲社會結構的基礎。宗教和法律是歐洲人用來維持文明秩序的兩個基本手段。換句話說，歐洲人的秩序是由於害怕上帝和恐懼法律而維持着的。恐懼就意味着強權的存在。因此，為了讓人民保持對上帝的敬畏，歐洲人首先就得用昂貴花費去養一大批閒人，也就是教會。不說別的，單就這麼高的花費而言，最終會變成歐洲人民一項不可承受的負擔。實際上，在 30 年的宗教戰爭中，歐洲人試圖擺脫教會。在擺脫以上帝之名讓歐洲人民恐懼的教會之後，為維持秩序，歐洲人又試圖通過法律來維護社會秩序。但是要保持人民對法律的恐懼，歐洲人又必須用更加昂貴的費用供養另一個閒人階層，那就是警察和軍隊。如今，歐洲人開始發現以警察和軍隊來維持秩序，甚至比教會更具有災難性。事實上，當前的這場戰爭，就像歐洲人在宗教戰爭的 30 年中想要擺脫教會一樣，歐洲人此時真正想做的，就是要擺脫軍警。但是，如果歐洲人想要擺脫軍警的話，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只有重新利用教士來喚起人們對上帝的恐懼。否則，就要找到另一種信仰崇拜，它也能夠讓人們像敬畏上帝與畏懼法律一樣，幫助歐洲維持文明秩序。我

12 每一個中國小孩上學時，手中的第一本書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句，——原註

可以把這個問題說得更明白些，就是每個人都會承認，是否尋找另一種信仰來維護歐洲文明是擺在戰後歐洲文明面前的最大問題。

我想，他們在有了教會的統治經歷之後，歐洲人是不會想要召回教士的。俾斯麥說過：「我們絕不會回到卡諾薩。」再說，即使現在召回教士對歐洲也無益，因為歐洲人現在已經不再敬畏上帝。因此，如果歐洲人想要脫離軍國主義，擺在他們面前的就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尋找另一種能夠像上帝和法律一樣讓人們敬畏的方法，來幫助他們維護文明秩序。對於這一點我相信，正如我前面說過的，歐洲人能夠在中國文明裡面找到。這個就是我說的一個公民對善良的信仰。中國的這種對善良的崇拜和信仰無須教士、警察或者軍隊就足以維護一個國家的秩序。確實，有了對善良的崇拜和信仰，擁有和整個歐洲大陸相差無幾人口的中國，在沒有教士、警察或者軍隊的情況下，實際上始終保持着和平與穩定。中國，由於在這個國家每一個人都知道，宗教主義和軍國主義，在幫助維持公共秩序上，其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次要的。在中國，教士是那些無知的階層才需要的，只有最邪惡的犯罪分子才需要警察和軍隊來維持秩序。因此，我說，如果歐洲人真的想要擺脫愚昧的宗教和血腥的軍國主義統治，他們就要到我們中國，來學習我所說的怎樣通過對愛與正義的崇拜來做一個好公民。

簡單地說，在歐洲文明受到崩潰威脅之時，我想呼籲

歐洲人和美國人注意，在中國，這裡就存在着一種無法估值的、至今仍毋庸置疑的文明財富。這種財富不是一個國家的貿易、鐵路、礦藏等資源。我認為，這種財富就是中國人，是擁有作為一個好公民的信仰與崇拜，沒有被邪惡思想玷污的真正的中國人。我想說，真正的中國人就是無價的文明財富，原因就在於中國人能使自己做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單就這一點來講，是無須花費世界多少成本的。的確，我在這裡是想要警告歐洲人和美國人，不要去毀壞這一無法用價值來衡量的文明財富，不要試圖去改變和蹂躪真正的中國人，就像今天讓他們去努力學習新學一樣。如果歐洲人和美國人成功地改變了真正的中國人，成功地將真正的中國人轉變成了歐洲或美國式的人，也就是說轉變成了某種需要一個教會或軍隊來使其循規蹈矩的人，那肯定會為這個世界上增加宗教或者軍國主義的負擔，而宗教和軍國主義已經成了文明和人類的某種威脅。但如果換個角度，假設可以通過某種方式改變歐洲的或美國的人，把歐洲人或美國人改變成為不需要教會或者軍隊來維護秩序的真正的中國人；如果這樣的話，想想看，這個世界將減少多少的負擔。

這裡，我就先用幾句清晰的話來概括一下這次戰爭所顯現出來的巨大的文明問題。我認為，開始歐洲人是想通過教士的幫助來維持文明秩序，但不久發現，教會的奢侈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於是歐洲人用了30年之久的戰爭，消除了教會統治。接下來，歐洲人召來了警察和軍隊維持文